

西園聞見錄

第六十三冊

新編 國語 教科書 第一冊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四目錄 外編

建言中

住行

高皇帝

茹太素

鄭士利

韓宜可

王權

練子寧

王愷

羅義

陳祚

李時勉

弋謙

耿九疇

王竑

郭循

盧祥

劉球

詹英

章綸

廖莊

賈斌

龔遂奇

盛顥

鍾同

周斌

金英

金紳

楊瑄

楊集

劉釭

王徽

費閻

羅倫

許進

方向

陳壽

孫博

陳斌

林俊

羅誠

鄒智

李文祥

李岱

夏鏹

毛垵

周津

孟鳳

童瑞

楊茂元

劉麟

李熙

王雲鳳

黃鞏

曹琥

張芹

程材

許天錫

楊源

王時中

陸珠

蔣欽

曹深

陸崑

汪文盛

周期雍

陸震

詹敬之

孟陽

李紹賢

李元陽

范輅

劉棟

陳璋

張懋

張深

劉從學

毛憲

萬潮

王煥

何遵

劉校

林黼

高鏊

劉琦

鄭一鵬

韓邦靖

黃直

舒國裳

詹瀚

楊言

周金

馬汝驥

陳九川

張士華

唐胄

閻閔

薛侃

劉猷

張曰韜

朱泂

陳讓





西園聞見錄卷之九十四

外編

嶺南 張 萱子孟奇甫 輯

蘭陵 陸自嶽岱瞻甫 訂

建言中

往行

高皇帝時有御史言陶學士安隱微之過者上曰朕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上曰御史但信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爲盡職乎會黜之中書省臣奏曰御史職當言路言之有失乞容之上曰不然夫植佳木者必去蟪毒長良苗者必芟稂莠任正人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結以小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如此妄言之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爲力不然則害滋大矣竟黜之

茹太素澤州人洪武初由舉人除監察御史陞四川僉事改刑部主事因災異以五事上言其多至萬餘字將罪之因察其言可行遂著建言



格式累官刑部侍郎都察院都御史以事謫翰林院檢討尋陞戶部尚書抗直不阿屢瀕于罪太祖悉宥之一日宴便殿賜之酒曰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叩首曰臣一心思報國不避帝心焦上惻然者久之尋以張易行移事逮降御史出爲江西參議

寧海鄭士利嘗爲縣諸生其兄爲湖廣按察司僉事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事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幾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諸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運夫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他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嘆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旣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欲誅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赦出乃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土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于空印事最詳其書旣成欲上未決每歸逆旅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行侍者疑



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念耳我以觸天子怒而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我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願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爲國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詞卒不屈然猶輪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韓宜可字伯時山陰人元至正間爲御史臺掾太祖初年以貢薦洪武十年拜監察御史持風紀不避權勢九年左右御史陳寧胡惟庸涂滄節待坐上從容燕語宜可直前長跪出懷中彈文劾陳寧胡惟庸涂節險惡如忠奸佞似直恃功怙寵內懷反側擢置臺端擅作威福乞將三人斬首以謝天下太祖怒曰三人事朕盡職豈有反側之心快口御史排陷大臣着錦衣衛監問尋釋之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

王權陝西人也改名王朴洪武中爲御史數與上爭曲直上怒命斬之反接至市尋赦之反接還見上上曰汝其改乎朴曰陛下以臣爲御史

豈可戮辱至此且以臣爲有罪安用生之無罪又安得戮之臣今日愿速死上復命反接至市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聽之某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王朴臨死作詩云云行刑者復命上惻然問朴死去何以詩聞上曰彼有片言亦當以聞况詩也行刑者數人俱坐死蓋上惜其才欲折其氣實無意殺之也

練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人洪武十八年進士第二人歷官都御史建文初李景隆奸邪懷異志屢敗召還公執景隆于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憤激叩首言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王公愷嘗以事入諫高皇上弗聽公卻立戶外旣暮猶不去上出怪問其故公從容諫如初上慨然從之

羅義山西清達衛戍卒也革朝加兵潛邸義詣闕上書乞息兵講和又上潛邸書略曰昔日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叔父也而輔相焉管叔流言以間王室周公誅之殿下聰明英武博通經史今日周公也宜以周公之心爲心謹守燕土則天下皆以爲周公之聖復生于今日矣又謂古

之夷齊以國相讓去隱于首陽山矧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逆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殿下以藩國敵朝廷如遂其願臣實羞之書上忤旨下獄文皇卽位義歸附以爲戶科給事中升湖廣布政司左參議代左參議楊砥入爲鴻臚寺卿建文時砥嘗上書請敦親睦罷兵息民云

陳祚字永錫□□人永樂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拜河南道御史歷官福建僉事爲御史上疏上以嗜欲邪佞等語若有所指之者疑焉他日以問侍臣或叩首爲婉詞以對且謂祚緣于忠愛所發無他上意稍解先是械公赴京并籍其家比至竟不忍加刑特繫之獄英宗卽位察公忠直復其官盡還其家屬云

李時勉名懋以字行安福人永樂二年進士歷官國子祭酒爲三殿災詔求直言公爲侍讀陳十五事有旨允十四事施行之是冬復疏忤旨下獄二十一年出獄復其官洪熙改元復上疏言人所不敢言其一乞晉中留入召問公對不出命金瓜士撲之凡十七瓜而筋斷者三時恍

忽中見有朱衣神人庇之曳出下獄神色自如先是折脇內向不相着及用枷紐斷骨忽自接宣德元年冬上幸萬歲山召公入遙見卽攘臂怒曰汝何激怒先帝耶公對曰臣言制中不宜御妃嬪太子不可遠離膝下至第六事少止上曰何不遂言之對曰天威嚴重臣不能記其詳上微笑曰是第難言耳且問諫草在否曰已焚之矣乃得赦出獄復官侍讀致仕歸聞英宗北狩北面頓首號慟上疏言選將練兵獎忠節正名分三事景泰元年卒年七十七諡文毅成化中改諡忠文鄒祭酒守諡詞記謂長孺責難于漢庭廣平正色于思勗元崇遺愛于太學疏氏辭榮于少傅兼公一身云

弋謙字□□代州人永樂辛卯進士歷官副都御史永樂十八年爲行在大理寺少卿二十二年仁宗嗣位謙數言事至洪熙元年又因事直言上厭其繁瑣尙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劉觀侍郎吳廷用等交奏其賣直沽名遂召大學士楊士奇榻前語以謙之過分士奇對曰謙不諳大體則有言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上雖不罪謙

然臨朝之際數形于詞氣又數日上御奉天門士奇獨奏事因進曰陛下頒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弋謙以不曉事激聖怒數日朝臣皆悚惕相與以言以爲戒今遠近朝覲之臣皆集闕下目見而口傳將謙之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謗矣上惕然曰此固朕不能容呂震迎合以益吾過自今吾不復言謙遂免謙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朝臣言事者少上特召士奇諭有闕文司視事日爾科事不虛自免弋謙朝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對曰臣下孰不欲進言納忠惟在上寬容以求之上曰朕非怒謙言事但其言亦有矯激過實者爾可語衆人以朕之實心對曰此非臣言所能使之信必得璽書親諭乃見聖德之實遂令士奇就榻前書勅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無以謙爲戒因諭士奇曰朕有過不難于改雖一時不能容終知悔之爾知朕之心無吝于言可也未幾有言中官謝安四川伐木虐民者于是召弋謙諭曰爾本清鯁之臣朕今用爾遂陞謙副都御史賜鈔緡馳驛詣四川罷伐木之役并糾察官吏等宣德元年回院以忤旨罷爲民正統十四



年土木之變英廟北狩邸王嗣位布衣走闕下疏前成山侯王通龍門致仕指揮寧□眞定同知阮遷十三人皆奇才可用邊報虜酋也先犯紫荆口時石亨爲時倚重衆議欲以通副亨召謙等至左順門通辭不預兵政久矣一旦以副人不能也謙則力言專用通衆導之再四兩人持論牢不可動事遂已六科聞謙負重名奏留之亦不報使通等拒稍卻則皆任用矣後通雖復用亦無大過人者不久竟卒謙亦累建白語侵時貴亦不久卒

耿九疇字禹範號恆庵東鹿人永樂甲辰進士初授給事歷官南刑部尙書謚清惠當爲都察院院時武臣有怙寵撓法者公將率臺屬劾正之反被誣搆及當廷辦同官者惴恐輒攀引冀免公獨引以自歸曰此實出某意也聞者多之旣而左遷江西右布政使命下卽行不色愠王莊毅竝性剛毅喜大節宣德中舉進士方弱冠卽自許經濟擢給事中曰士當希汲黯朱雲安能局促效轅下駒耶

郭循字循初廬陵人□□□□進士歷官右參政初爲刑部主事宣德

間開拓西內皇城大興土木循極諫不可以毡裹至大內問之循不屈乃射傷其顙血流被面下錦衣獄正統改元遇恩宥復職

盧祥字仲和東莞人正統戊午從其兄全州訓導中廣西鄉試壬戌進士嘗爲吏科給事中論北虜也先僭號之害劾大臣王文項文曜等奸惡爲人所畏憚未幾以言事謫山西蒲州判官慷慨就任以下僚自處或諗之則曰吾素位而行也天順改元召爲禮科都給事中歷官右都御史

劉球嘗爲侍讀正統八年四月雷擊奉天殿鴟吻詔羣臣言得失自張太后崩王振權益專球上言封事一言主上宜親政務權不可下移振覽之怒欲置之死適編修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寺卿得罪下獄振卽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苦拷令招球畫此謀陛前猝去囚獄中支解其體球見刑不知所謂但曰死訴太祖太宗自是人緘口不敢言振之過球魂附順之子數順之罪亦不安命緇流誦經度之

詹英字秀實□□人正統十四年以貢爲四川衛儒學訓導言靖遠伯



王驥都督宮聚等奉命征思機發不體上心惟縱己欲行李二百扛動役五六十人挾帶綵幣等物密散都司官以邀厚利卻敢故違祖訓擅用閹割之刑以進御爲名實留私用及至行師全無紀律大軍一十五萬俱從一日起程蹂踐略不憫惜運糧又不設法每軍糧米六斗搬負艱辛何以養銳以致有自縊而死者又指馱糧爲名派馬一千餘匹不知此馬何施又臨賊境金沙江攻圍不克被賊殺死都指揮等官卻將漁戶解作生擒遂爾班師將地方分與木邦孟甸以敗爲功欺天覬賞昔唐南詔有警侍御史李宓將兵七萬擊之兵敗楊國忠更以捷聞范祖禹引管子之言曰君門遠于萬里言壅蔽之害深也皇上身居九重豈知此弊乞將驥聚執付法司明正其罪先遣廉幹官沿途盤校各官行李以謝天地人之怒以快士卒之心疏下兵部會同三法司議遣御史一員沿途直抵雲南同彼處巡按御史從公實勘明確具聞上以專任驥等征勦苗寇特原之先是驥奏捷賜勅獎諭令還京尋留驥勦貴州蠻寇雖以土木之變得免刑書而加祿進封之典賴以寢矣疏辭剴

切暢曉此訓導大是材臣其保身之智有足多者惜其終湮沒也特錄之

章綸字大經樂清人正統己未進士初授南京禮部主事歷官南京禮部侍郎謚恭毅景泰五年春上天示戒積雪連陰朝廷下詔求言御史鍾同手成諫章大略以朝見兩宮復還儲位爲重初以稿示都御史劉廣衡見語意觸諱謂之曰逆犯龍鱗者必死同乃易稿意在諸司臣寮各言致災之由而復儲一事實欲禮部啓之既奏有旨命廷臣集議無敢言者時綸正欲建言遂發復儲事是年五月九日己未晡封章進當宁見則大怒讀畢日已昏門已扃乃傳旨自闌出命錦衣衛即時逮捕入獄翌日榜訊無縱又一日加榜無全膚不得已辭連同卽逮繫入獄對旣入乃加刑覆訊必欲招通南宮不服用炮烙刑又不服乃窮慘酷欲致之死地天乃大風降黃沙上大怒乃集禁錮欲終其身自是日甲子雨至于八月旣得生乃酌酒相慶或賦詩遣興或奕棋消閑日則對坐夜則對臥相與談論無復憂悶時大理寺少卿廖公莊見同與綸下